

短篇小說



欲活

一幅仕女圖

馬二先生

少年畫師邵青正在繪一幅仕女圖。是一幅春日球場上滿地綠茸茸的短草立着一個白衣女郎舉網接球姿勢活躍眉目生動他作這幅畫時心中若有所念便不知不覺的把他平日所思念的那個尹令嫻女士的形容描寫了出來。越看越像越描越覺得面目逼真彷彿

這件尹女士畫了一幅行樂圖了他看了又看

腦筋中便幻出許多想像恍惚中似自己與那個尹女士立在一處彼此聯臂笑語一時又似在一所極大的禮堂上行結婚禮又想到「假使果真有此一日則以後的快樂將如何」正凝神時忽然聽見有人在身後說「哥哥你爲什麼在這裏出神」他回頭看時却是他的妹妹碧雲連忙說「沒有出神」碧雲說「爲什

麼我喊你三四聲你都沒有聽見呢』說着瞧他所畫的那幅仕女失聲說『啊呀這畫的不是我那同學尹令嫻嗎這裏並沒有伊的照片却怎能畫的這般相似呢』說着又笑了笑說是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邵青被他妹妹道着心事反覺不好意思祇淡淡的說這不過偶然罷了你明白什麼』碧雲笑說『境由心造你若不是想念伊却怎能畫得這等像呢況且你不過和伊在那日遊藝會場中見了一次若不是深印在心今日豈能無意中便把伊的面

貌畫在紙上』邵青被他妹妹這一問頓時沒有話答祇得微微的笑了碧雲見伊的哥哥已是默認了因又說哥哥你既然愛伊你可知道伊的家庭景況嗎伊家裏祇有一個老母並無弟兄伊的亡父是一個醫生已經死了六七年了伊的老母祇守著一點恆產並不很多撫養伊打算將來招贅一個女婿伊在學校中已將畢業了伊和一班同學及教員們感情都很好前兩個禮拜有一位教員向伊的老母爲伊作媒聽說那求婚的便是大名鼎鼎陳百萬的兒

子……」邵青聽到此處不覺吃驚道：「就是那綽號陳皮梅的那個人嗎？」碧雲笑道：「不錯正是他了。」邵青說：「咳那陳皮梅雖然有幾個臭錢，祇是不務正經，每日裏祇是到處遊逛，什麼劇館遊戲場沒有一處沒有他的踪跡，專一在女人身上用工夫，大概除了穿衣服開汽車之外，便沒有什麼本領了。若是嫁了這樣的一個人，豈不害了那令嫻一世？真是俗語所說：鮮花個在狗矢上了。」碧雲聽了，笑說：「這又干你什麼事？要你這樣着急呢？你且看我的。」

話還沒有說完呢……但令嫻的老母却不以陳家這頭親事爲然，說他家太闊，我家賠奩不能太豐，恐怕他家瞧不起，豈不是使我女兒終身不能抬頭？」邵青點頭說：「這話不錯，果然是老成之言。」碧雲又說：「聽說那陳家二次又托人去說，並不計較賠奩，而且可以大大的送一筆聘金，以爲製辦妝奩的費用，却被令嫻知道了，向伊老母說，萬不可貪圖聘金，把女兒賣給人家。」邵青又大點頭說：「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碧雲又說：「伊在學校中與我最」

要好所以伊家中的事我都知道哥哥你如合式想娶伊時我可以幫忙包管使伊情願答應。邵青聽了不語碧雯又笑說「你難道不情願嗎爲什麼不說呢」邵青說「這件事本該慎重不可帶有絲毫勉強的」碧雯笑說「誰去勉強伊答應呢不過我知道伊是最喜歡美術的我祇說請伊來到我家中玩耍你却須先行出外等我引伊到你這畫室中遊覽伊看了你的作品必然歡喜那時你再回來我替你們介紹見面之後你祇至至誠誠的和伊談話伊

必然高興那時既然已成了朋友便可常常見面等到機會成熟時再向伊老母處求婚便自然可以成就了」邵青聽畢也祇點點頭說「這事也祇如此說隨後再看罷了」當晚碧雯就寢後輾轉睡不着兀自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問題仔細研究想道「此事若能辦成與哥哥固然有莫大的幸福與自己也有重要的關係假使令嫻與哥哥婚約成立那陳日光：便是陳皮梅——當然要把一切愛情的目光移注到我的身上了我自問人物學問都能

出。人。頭。地。面。耐。人。上。有。人。偏。偏。令。燭。更。出。我。之。
上。假。使。沒。有。伊。我。當。然。是。陳。日。光。的。目。的。中。的。
人。了。那。陳。日。光。雖。然。不。十。分。老。成。但。頗。聰。明。又。
且。少。年。富。有。家。產。這。種。人。物。又。豈。可。多。得。呢。倘。
然。與。他。結。了。婚。當。然。是。安。享。很。大。的。幸。福。……
「又。想。道。『我。如。今。第。一。步。應。該。先。把。令。燭。引。
到。家。中。來。使。伊。和。哥。哥。做。爲。朋。友。伊。愛。誠。實。與。
美。術。必。然。與。哥。哥。漸。漸。投。機。起。來。那。時。求。婚。當。
無。不。允。許。之。理。第。二。步。我。哥。哥。既。然。與。令。燭。定。
了。婚。約。我。須。無。力。遠。行。宣。佈。出。去。那。陳。日。光。知。

道。已。無。希。望。了。必。然。把。眼。光。移。注。到。我。身。上。來。
我。既。無。長。上。的。拘。束。當。然。可。以。自。主。却。不。是。安。
享。現。成。的。幸。福。嗎。』伊。一。面。反。覆。籌。思。一。面。朦。
朧。的。睡。着。但。伊。夢。中。又。現。出。許。多。的。幻。象。來。是。
伊。自。己。方。與。陳。日。光。結。婚。時。忽。然。間。有。一。個。人。
持。手。槍。向。伊。詰。問。爲。何。負。彼。當。初。的。誓。言。伊。正。
想。分。辯。那。人。已。是。砰。的一。槍。射。來。躲。閃。不。及。不。
覺。哇。的。一。聲。哭。出。來。睜。眼。看。時。却。見。牀。前。綠。罩。
燈。光。微。微。相。照。自。己。依。然。臥。在。無。被。中。不。覺。暗。
暗。自。笑。春。宵。多。夢。幻。境。無。憑。絕。不。似。庸。俗。女。子。

的迷信以為是不祥的預兆。

不到一年的光陰碧雲預定的計畫步驟都實行了。尹令嫻果然與伊的哥哥邵青結婚了。那陳日光也果然向伊求婚。伊自己當然贊成。伊哥哥也祇得同意允許了。到了伊出嫁的這一日一切鋪排裝飾都是由陳家代備的。果然十分富麗十分輝煌。比伊哥哥的婚禮闊綽多了。結婚的禮堂是在有名的亞登花園來賓也十分擁擠擁擠的稱擠現出十分欣羨的樣子。來這日碧雲的打扮更是十分新奇。雖麗宛如

天人一般。聽了旁人的稱羨心頭更是十分的高興。十分的滿足。自幸不枉了當年的一番心血。計畫居然得到這般的幸福。那新郎——陳日光——也待伊十分恩愛。在新婚中常常起坐不離或是同坐摩托卡到各處去遊逛。所到之處都聽見旁人的稱羨。伊祇管度過這種甜蜜的。光陰。却把哥哥和嫂擠——便是令嫻——都疎遠了。不常往來。

邵青和令嫻結婚之後依然各自研究學術。因為令嫻也歡喜美。所以除了伊原來學校中

的功。課。而。外。又。從。邵。青。學。畫。他。們。除。了。夫。婦。的。關。係。之。外。又。成。了。一。種。學。問。上。的。蜜。友。這。一。天。邵。青。偶。爾。把。從。前。畫。的。那。幅。酷。似。令。嫻。小。照。的。拍。球。仕。女。圖。檢。了。出。來。給。令。嫻。看。令。嫻。也。笑。了。說。『這。是。幾。時。畫。的。我。何。曾。有。這。種。照。像。你。何。以。能。畫。得。如。此。之。像。呢。』邵。青。說。『這。不。過。是。一。種。想。像。的。能。力。罷。了。』因。又。把。當。日。和。碧。雲。的。談。話。大。概。說。了。一。遍。又。笑。說。『想。不。到。這。一。幅。畫。便。是。你。我。的。媒。人。』令。嫻。也。笑。了。又。說。『碧。雲。妹。妹。人。是。很。聰。明。但。是。何。以。伊。這。幾。個。月。』

中。絕。不。來。看。看。我。們。呢。你。何。妨。明。日。和。我。一。同。去。探。望。探。望。伊。』邵。青。皺。眉。道。『我。只。討。厭。陳。日。光。那。副。神。情。把。一。種。有。錢。的。樣。子。擺。在。臉。上。本。來。這。門。親。事。我。本。不。願。意。不。過。妹。妹。既。然。表。示。情。願。我。又。何。必。說。什。麼。呢。』令。嫻。嘆。口。氣。說。『咳。碧。雲。妹。妹。別。的。都。好。祇。可。惜。虛。榮。心。太。重。』正。說。時。祇。聽。見。門。上。電。鈴。直。響。了。起。來。却。見。僕。人。送。進。一。封。信。來。信。面。寫。『邵。太。太。手。啓。』下。署。『碧。絨。』當。下。令。嫻。接。來。拆。開。只。見。上。寫。

令。嫻。吾。嫂。久。未。晤。面。想。念。曷。似。明。日。有。暇。

請便光臨。一談妹有要話相商。近來妹常時作嘔月信不來似已孕矣。心緒本劣。因此益增煩悶。孽由自作。夫尙何言。手此卽問。

哥嫂便安

妹碧雲手啓

邵青也從旁看罷笑道：「生兒養女也是女人家常事。却說什麼作孽。豈不好笑。」令嫻沉吟說：「話不是如此說。祇怕這裏頭有些緣故。待我明天去着着。伊便可明白了。」再說陳日光雖是一個聰明少年。却倚仗着上

代的遺產豐厚。終日裏惹着一部摩托卡到處。祇是沾花惹草。起先一心一意要娶一位女學生爲妻。他的意思也祇是趨附時髦。與碧雲結婚之後。自然新婚燕爾。熱愛非常。一個月之後。便有點積久生厭了。依然又去外面尋找些野食。換換口味。碧雲却如何耐得。不免向他爭吵。經這一度的激刺。日光愈覺得家雞不如野鶩。格外和碧雲疎遠了。常常整幾日不回家。這一天碧雲等着日光回家來。便瞞怨他說：「你一連又是三天沒有回來。究竟在什麼地方去。」

了。『日光方在喝茶聽了豁郎地一聲把茶盃
摔個粉碎大聲說『你管我到什麼地方呢却
成日盤問我怪不得人家說女學堂的學生都
不是安分的你難道想叫我祇和你纏混一世
不成』說罷換了一套衣服又走了氣得碧雲
祇是哭却並沒有一個人來勸伊過了一刻却
是日光的母親從樓上打發一個女傭走下來
傳話說『少爺身體不好請少奶奶不要和他
爭吵』碧雲聽了這種話越是氣得無處發洩
因此纔憶及令嫻便寫了那一封信去這一天

伊在房內整日未出房門一步晚聲也不會用
直氣了一夜到了次日午后尙未起身方纔見
女傭報說『舅少奶奶來了』果見令嫻已是
走進來碧雲也趕忙起來讓坐令嫻笑說這早
晚尙未起來敢是有些不舒服嗎『碧雲蹙眉
嘆了一聲說『正是胸中氣悶』令嫻又打量
一番說『怎麼消瘦了許多』又低聲問道『
聽說你要恭喜了但不知在什麼時候』碧雲
微微嘆了一聲瞧瞧左右沒有人方說『嫂嫂
我和你本是至好的同學朋友向來無話不說

今天約你來實在是因為這些時我已積得一肚皮的悶氣沒處去說。伊一面說着眼圈已是紅了，令嫻摸不着頭腦，祇得安慰說：「家庭中縱有小小不和睦處，也祇是暫時的，何必自己過于生氣着惱呢？」碧雲搖頭說：「這並不是暫時的事。」說着又沉了一沉，續說：「日光他近來大變了，終日夜的不歸家，我偶爾勸勸他，他反而說出那些不像人說出的話來。」令嫻說：「他是少年公子哥兒，瀟灑慣了的就是偶然在外逛逛也是常事。」碧雲又搖搖頭說：

「並不是的，這是我自己的錯誤，我起先也何嘗不是這般說呢？祇是我後來已打聽着他在外面本來包着一個什麼老五住在西邊一所小房子裏，並且常時招請一般男男女女在那裏賭錢，他曾有一次帶我到他的，一個姨母家去賭過一次，我輸了約有一千餘元，後來我就不願去了，他却說我到底是小家子氣，祇輸了這一點便心痛了。我雖然不知道他在外面賭的大小，但是照此看來大約輸贏總不十分小了，有他錢原不怕輸，但是賭博可以算是一種

職業嗎這是一件再說他說我是小家子氣難道他娶我時不知道我本是小家的人嗎既不自願意時却為何又娶我呢難道小家的人比大家的人還有什麼分別嗎他既存了這種意見明明是瞧我不起了還能指望常久在一起嗎「令嫻聽了也祇得長嘆說『或者過幾時妹夫在外閱歷閱歷也可以好些』碧雲搖頭雙目向下看着自己的手說『這是無聊的希望了我當初不該自己存了一個虛榮的心以為富家子弟可以自己容貌手段籠絡住他的

却不料他的習慣已成我自己的能力有限以至反把我陷在這種不生不死的境界我如今除了離婚便是早死兩條道路祇是這個業障」說着指自己的肚腹說「方纔兩個多月在這未分娩的期內是無法解決的」說着又長長的嘆了一聲令嫻聽了甚為難受想把別的話岔開因說「昨天我在家中找出一張畫兒來却似替我畫的小照你道奇怪不奇怪」碧雲聽了猛地想起知道必然是那一張拍球的仕女圖了不覺得又勾起伊心中的思念想道

「當初若不是自己一點私心，爲令嫻作合，或者自己也不至于陷到這種地步。如此之快，如今令嫻却是得所了。」又想到「幸而伊得所，雖然自己受罪，却没有連累着別人，總算不幸中之幸，沒有再加一罪業。」想到此處，却說不出什麼來，祇把一雙眼望着令嫻。令嫻却不解其意，祇道伊心中思念的，仍是和日光不睦的問題，所以無心聽這些不相干的閑話，也不便再往下說。一時二人對坐，悄靜無聲，息。祇覺得這間很富麗輝煌的臥室中，佈滿了憂

愁怨，抑不似自己家中那等和融的氣象。碧雲也想起以前所希望的種種物質上的幸福，如今雖都得着，却反生出精神上的痛苦。此時伊二人心目各有一幅邵青所畫的拍球仕女圖。在令嫻是以爲很快樂，在碧雲却覺着是懊恨與痛苦。但那畫師邵青家內，至今仍懸着那幅拍球仕女圖於壁間。那畫中的白衣女郎，依然舉着網去接球，也沒有什麼快樂什麼懊恨，與什麼痛苦。祇是姿勢與眉目依舊生動活躍，與當初新畫或時一般。



奉直
戰爭

京華血影

姚民哀

自前年直皖戰後北方健兒與關外驕子各居
首功各不讓步雖互訂朱陳彼此信誓旦旦和
衷共濟其實兒女親家之戚誼雖深奈何失意
政客之譖譏四起今日之戰早在識者預料之
中斯惜者干城之士效命私門斯苦者無告之
民又膏鋒鏑少壯行役老弱溝壑額天之痛去
亡國之慘相差一間耳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國事莫譚且食蛤蜊顧此
次直奉之役有軼趣數條愁顏聞之略破苦中
得樂臚而舉之亂世閒聞或可留待他年野叟
嚶言之資料亦大不快活中之快活譚話也
每經一次兵燹無論南北斯利最厚者則爲租
界之地皮及棧房此固盡人而知是亦投機事
業之一間較客歲之交易所信託公司今年之

銀號銀行尤爲穩固焉若火車雖票售擁擠然受軍閥之壓迫所得不償所失個人之無票乘車與全隊之指索車輛猶其小者砲火一開彼輩藉口軍事之便利中途截車斷橋或強迫拆軌以行路線秩序卒然紊亂南北交通驟然闔絕何況此次未開火前已呈此象耶

北京之火車京奉位於東北以通東省京綏在西北以通山右蒙古京漢津浦兩支貫澈黃河長江流域交通四達無愧上郡今乃斷手去足全體皆僞真惡作劇哉

圍城中之芸芸衆生富有力者早已鴻飛冥冥安遁他方更上者則一月前從容南下度今時方在滬上洋場自建之安樂窩中含笑打牌所苦者中人以下之民耳警廳曾派巡官王崇壽在東站調查出京旅客按名紀載自四月十四號起至二十日止首尾一星期計出京之男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名婦孺二萬一千五百三十五名西站出京之人數猶不與也雖未必若東站之衆大約爲數決不在少深居新華宮內之水竹村人因接各方報告并鑒於直皖前

車知前門東西車站偉人政客攜眷出京者日益增多故面諭衛戍司令王懋軒謂官眷輕舉妄動商民益覺恐慌宜派專員分赴車站調查苟無特別事故宜設法婉勸暫勿出京以免商民震恐搖動市面懋軒遵諭施行向行裝已備之官眷申述元首挽留之盛意其實炙手可熱之政客顯官對於此節非但不肯順從反謂共和時代人民自由乃并此行動而亦不能自由耶於是總統諭令效力昔不行於京外今更不出宮門一步諭自諭去自去懋軒無以覆總統

部從無以覆懋軒不得不求其次以挽留政客顯官宅眷之諭實施於平民小工嗚呼平民小工既苦於軍警檢查復慮搬遷之不易不意又蒙此莫大之恩澤於是車站之上但聞一片呼天搶地之感頌聲矣

元首既關懷民瘼衛戍又能體合上意以留官之諭留民小民沐此榮幸於是不特留者不去且有自京西良鄉寶店京南永清固安京東武清落岱等地扶老攜幼絡繹而來者蓋彼等之桑梓或爲障地或已駐兵不得不來京暫避識

者謂此輩並非避難皆思愛總統挽留榮典商
來者因是京師地方遷徙者雖近五萬戶口並
不因之減少不過官僚闕數以平民補充之一
般富商鉅賈悔不早行至是師庚申故智紛往
六國飯店北京飯店寄寓飯店既滿則入交民
巷中求庇外人雖下亦有入美國首善醫院假
託患病以避鋒鏑待廿八日長幸店兩軍商火
則并日本人建設之川田醫院等處亦皆有人
滿之患而且醫院辦法尤較戲園爲善戲園聽
者過多則牌懸客滿醫院則否因警廳不之干

涉故院內人口滿坑滿谷醫院云乎哉飯店云
乎哉其實皆改良之難民局也
京師市面之糧食問題無論兵災天災皆屬恐
慌之第一步也此次鬻師市恩對於糧食問題
慨任輸入現狀尙可維持但糧食爲奉系所任
市上流行之銅元票則爲直系籠斷直隸銀行
開明照着爲曹家外庫其餘京兆天津官錢局
亦帶直系色彩者於此時也步軍統領巡警總
監京兆尹三署忽發會銜布告云據上海總商
會來電有奸人攜帶輕質銅元及直隸銀行銅